

劉孝標集校注

新學算術

〔南朝梁〕劉峻 著

羅國威 校注

劉孝標集校注  
（修訂本）

學苑出版社

**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**

劉孝標集校注(修訂本)/(南朝梁)劉峻著;羅國威校注.-北京:學苑出版社,2003.6

ISBN 7-80060-003-3

I. 劉… II. ①劉…②羅… III. ①古典詩歌-作品集-中國-南朝時代②古典散文-作品集-中國-南朝時代③劉孝標集-注釋 IV. I213.9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3)第 086221 號

學苑出版社出版發行

北京市萬壽路西街 11 號 100036

總編室電話:010-68281490 發行部電話:010-68279295

E-mail: 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

北京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890×1240 32 開本 8.125 印張 120 千字

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000 册 定價:20.00 元

## 前 言

劉峻(四六二——五二二)，字孝標，以字行，平原(今山東淄博市)人，梁代著名的學者和駢文家。他一生經歷了宋齊梁三個朝代。幼年時曾陷身北魏爲奴，爲生活所迫，十一歲出家做過和尚。他年輕時求學勤奮刻苦，常燎蔴炬夜讀，從夕達旦。齊永明四年逃還江南，長期不遇，過了八九年纔當上了豫州府刑獄。梁武帝登基後，他已四十開外，被詔典校秘書。但是由於他爲人正直，率性而動，在武帝前不能曲意逢迎，遂爲武帝所憎惡，被抑而不用。後來遷荊州做了幾年戶曹參軍，於知命之年棄官歸隱，到金華山中聚徒講學，直到離開人世。孝標聞見博洽，才華出衆，卻輾軻一世，鬱鬱以終。他的生活道路決定了他的思想和寫作。在『儒鈍殊常，競學浮疎』(蕭綱與湘東王書)的齊梁時代，他的駢文格調清新，文筆潑辣，使人耳目一新。他運用手中的筆，抒發了長

期受壓抑受排斥受打擊的無比憤懣，揭露和鞭撻了種種社會弊端。各式小人，在他筆下一個個醜態畢露；駢文的造詣，在他手中也已鑪火純青。然而，這位作家，生前寂寞，身後也比較寂寞。整理和出版劉孝標的作品，是很有意義的事。

一

孝標長期生活在社會下層，他與人民大眾一樣受着統治階級的壓迫。他的思想感情與人民是相通的。他的遭遇，決定了他的作品與那班幫閑文人不同。可惜他的作品留存下來的很少，隋書經籍志尚著錄有六卷，而今能搜集到者，僅文十二篇，詩四首。就其思想內容而言，這有數的十幾篇作品大致可分為發抒不平、針砭時弊、贊美高士和以文言志四類。

載於文選的辯命論，題名下李善注云：「孝標植根溜石，流寓魏庭，冒履艱危，僅至江左。負才矜地，自謂坐致雲霄。豈圖逡巡十稔，而榮慚一命，因茲著論，故辭多憤激，

雖義越典謨，而足杜浮競也。」這段話，揭示了孝標著論的寫作動機。孝標認為，人間世的一切都為命運所主宰（這裏有着消極的宿命論思想），而命運，又有自然的和人為的兩種。所謂自然的，就是在社會和自然界的疾變之中，個人之力根本無法抗拒的，例如：

室桑之里，變成洪川；歷陽之都，化為魚鼈。楚師屠漢卒，睢河鯁其流，秦人坑趙士，沸聲若雷震。

火炎崑嶽，礫石與瓊瑤俱焚；嚴霜夜零，蕭艾與芝蘭共盡。雖游、夏之英才，伊、顏之殆庶，焉能抗之哉？

滄桑變遷，戰爭殺伐，這些社會和自然界的災難，使遭難者無論賢愚，概不能免。所謂人為的，則在於個人的際遇。古往今來，君臣之間的關係如「虎嘯風馳，龍興雲屬」。因此，「重華立而元凱升，辛受生而飛廉進」，賢君用賢臣，昏君用奸臣。於是，便出現了下列情形：「文公躡其尾，宣尼絕其糧。顏回敗其叢蘭，冉耕歌其芘苜。夷叔斃淑媛之

言，子輿困臧倉之訴。『伍員浮尸於江流，三閭沈骸於湘渚。賈大夫沮志於長沙，馮都尉皓髮於郎署。君山鴻漸，鍛羽儀於高雲；敬通鳳起，摧迅翻於風穴。』歷史上的這許多賢哲，都遭阨運，其原因在於生不逢時，昏君亂世。梁武帝蕭衍在孝標撰辯命論的天監八年還一再下詔求賢：『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，策實之後，選可量加敘錄。雖復牛監羊肆，寒品後門，並隨才試吏，勿有遺隔。』（梁書武帝紀）蕭衍此舉，不過想表明他是一個當政時野無遺賢的明君。孝標的遭遇，卻證明事實上並非如此。辯命論的矛頭所指，不言而喻。因此，我們既不能忽視辯命論中宿命論思想對後世的消極影響，也不可低估辯命論在當時的積極作用。

任昉是梁代有名文學之士，且為官清廉，政績卓著，生前多獎進士友，可是一旦死後，因素無蓄積，家業蕭條，子姪漂流，竟無人收恤，孝標有感於世態之炎涼，人情之澆薄，於是憤而作廣絕交論，以譏刺當世。他主張絕交，是由於古來那種「風雨急而不輟其音，霜雪零而不渝其色」的『素交』已為『利交』所取代。何謂『利交』？就是勢利之交。



孝標經過細致的觀察分析，指出「利交」的表現形式有五種：一曰勢交，二曰賄交，三曰談交，四曰窮交，五曰量交。這種「交誼」，完全建立在權勢、金錢等利害得失的基礎上。孝標極寫「五交」，意在揭露，意在使整個社會都認識到這種「交誼」的可憎可鄙。不僅如此，進而又指出其對社會的危害：「因此五交，是生三覺：敗德殄義，禽獸相若，一覺也；難固易攜，讎訟所興，二覺也；名陷饕餮，貞介所羞，三覺也。」把魏晉以來門閥制度造就的種種弊病暴露得淋漓盡致。文章最後點出主旨：

近世有樂安任昉，海內髦傑，早縮銀黃，夙昭民譽。道文麗藻，方駕曹、王；英跼俊邁，聯橫許、郭。類田文之愛客，同鄭莊之好賢……於是冠蓋幅湊，衣裳雲合。輜駟擊鞞，坐客恒滿。蹈其闔闔，若升闕里之堂；入其奧隅，謂登龍門之坂……及瞑目東粵，歸骸洛浦，總帳猶懸，門罕漬酒之彥；墳未宿草，野絕動輪之賓。藐爾諸孤，朝不謀夕，流離大海之南，寄命瘴癘之地。自昔把臂之英，金蘭之友，曾無羊舌下泣之仁，寧慕郗成分宅之德？

在揭露鞭撻時弊的同時，孝標的立場、態度、思想、人格，也都鮮明地反映了出來。

孝標的交遊比較廣。他的十二篇遺文，書信就佔了一半。他的交遊，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。他特別尊崇那些不與時俗同流合污的高人韻士。僧人中不乏賢才，法師惠舉就是一個。孝標與舉法師書對惠舉的學問極力推崇：「至於馳驚經囿，翱翔書圃，極龍宮之妙典，殫石室之鴻記。」對舉法師的文章大加贊美：「爵頌息明珠之譽，長門濫黃金之賞。」賈逵的神雀頌，司馬相如的長門賦，比之舉法師佳作也當相形見絀。但越民非鸞冠之所，齊國豈韶之地，舉法師也是個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之人，因而其文和孝標大部分作品一樣，後來也都湮沒不傳了。

孝標其他幾封書信，大抵也如此。他給年輕人何炯寫信，稱揚不願爲官、掛檄於樹而逃的族孫劉訐「超超越俗，如半天朱霞」（與何炯書）；贊美另一個隱居求志、遨遊林澤的族孫劉猷「矯矯出塵，如雲中白鶴」（同上）。友人宋元思與時俗「方鑿圓枘，鉅鍔難從」（與宋玉山元思書），孝標方之以「雅曲」、「名驥」，對其高風亮節贊美備至，爲其不見

容於當世而鳴不平，並以古代高士羊仲、求仲、疏廣、疏受、漁父、要離喻之而願與共勉。

孝標五十歲以前積極用世，當他一再受排斥遭打擊之後，對統治集團開始有了認識，然而對於腐敗的政治他又無能為力，只好以消極的方式與黑暗的現實作對抗，他於是『嘯歌棄城市，歸來務耕織』（始居山營室詩），到金華山過起與世無爭的隱逸生活來。山栖志是他退隱時期生活思想的反映，是他的言志之作。在這篇優美的駢文中，對金華山四時美景的鋪寫，表現了他對大自然和淳樸的農家生活的熱愛。山栖志末這樣寫道：

歲始年季，農隙時閑，濁醪初醞，清醪新熟。則田家有野老，提壺共至。班荆林下，陳罇置爵。酒酣耳熱，屢舞謹嘏。屢論箱庾，高談穀稼。嗚噓謳歌，舉杯相挹。人生樂耳，此歡豈訾？若夫蠶而衣，耕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晚食當肉，無事為貴。不求於世，不忤於物。莫辨榮辱，匪知毀譽。浩盪天地之間，心無怵惕之警。豈與嵇生齒劍，揚子墜閣，較其優劣者哉！

金華山中，沒有金張之館，許史之廬。沒有『五交』，更沒有『三覺』。在那里，孝標是比較自在愉快的。讀其志，想其人，千載之下，我們彷彿看到了作者恬淡的笑容。然而，可以覺察，在這笑容之中還是蘊含着『霑濡霧露』累遭打擊後的不平和無可奈何。

二

孝標才識，博大精深。據隋志著錄，他著有漢書注一百四十卷，還編撰過類苑一百二十卷，可惜都已經亡佚。流傳至今的有世說新語注和陸機演連珠注。以世說新語注而論，徵引繁博，考訂精審，為後世注書之圭臬（說見高似孫《緯略》）。在駢文創作上，他的藝術技巧也十分圓熟，其特色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。

首先，是以作『文』之法寫『筆』。當時的文體，有着嚴格的『文』、『筆』之分。『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，以為無韻者文也。』（文心雕龍《總術》）『筆，退則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慧，筆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脣吻適會，情靈搖蕩。』（金

樓子立言

孝標存世的十二篇文，屬於「筆」的範疇，然而，卻已辭賦化了，變成了「文」。何謂賦？「賦者鋪也，鋪采摘文，體物寫志也。」（文心雕龍詮賦）所謂鋪采摘文，就是排比鋪張。這一手法的運用，在孝標作品中隨處可見，在辯命論、廣絕交論和山栖志中尤其突出。比如廣絕交論中寫「勢交」一段：

若其寵鈞董石，權壓梁竇，雕刻百工，鑪捶萬物，吐漱興雲雨，呼噏下霜露，九域聳其風塵，四海疊其燻灼，靡不望影星奔，藉響川騫。雞人始唱，鶴蓋成陰，高門巨開，流水接軫，皆願摩頂至踵，墮膽抽腸，約同要離焚妻子，誓殉荆卿湛七族。

這段文字，是一幅色彩斑斕的世態畫，也是一篇鋪采摘文的「勢交」賦，維妙維肖地畫出了勢利之徒趨奉鑽謀的醜惡嘴臉，揭露了他們的卑劣行徑。

作辭賦須講究裁對、逮事、敷藻、調聲，孝標之文，此四者都色色精工。四者之中裁對是關鍵。而裁對以「言對爲易，事對爲難」，「事對者，並舉人驗者也」（文心雕龍麗

辭)。孝標的駢文，以事對爲主，於難中見易。信手拈來，都是佳對：『甘踰萍實，冷亞冰壺』（送橘啓）；『墨翟之言無爽，宣室之談有徵』（重答劉秣陵沼書）；『習匡鼎之說詩，騁谷雲之雕篆』（與宋玉山元思書）；『纂兩仲之微迹，襲二疏之風流』（同上）；『越民非鬻冠之所，齊國豈奏韶之地』（與舉法師書）；『范張款款於下泉，尹班陶陶於永夕』（廣絕交論）；『姬公擬負圖之容，孔父眇棲遑之迹』（相經序）；『忽白璧而樂垂綸，負玉鼎而要卿相』（山栖志）等等。他真正做到了『任力耕耨，縱意漁獵』（文心雕龍事類）。

孝標駢文的另一特色，是善於持論析理。辯命論和廣絕交論，雖然是辭賦化了的駢文，但它們本身就是論，有論點有論據，而且說理透辟。辯命論一開始提出論點：『人之命是定於冥兆，終然不變』的，然後，列舉了大量歷史上的和現實社會中的人和事以證實之。進而，又指出了言而非命者的六蔽，從反面論證，把道理闡述得明明白白。廣絕交論的論證方法又不同。文章開始作者指出，由於世風日下，古來君子之間的那種『素交』已爲『利交』所取代。極寫『五交』後，落筆到任昉。任昉在世時，到溉兄弟之流，

萃『五交』於任昉一身。任昉一死，門庭冷落，子姪漂流，無人存問。由此，作者才得出結論：在淳風喪盡的時代，人間世的一切交誼都當擯絕，文章在最後才提出論點來。辯命論用演繹推理，廣絕交論用歸納推理，論證方法雖不同，然都不失爲佳作。

孝標駢文的又一特色是感染力強。齊梁時期的文章，大都矯揉造作，很少真實的情感。孝標不同，行文時，筆端飽蘸着感情。重答劉秣陵沼書末尾，一口氣連用了五個典故，發抒了他對亡友的深切懷念：『若使墨翟之言無爽，宣室之談有徵，冀東平之樹，望咸陽而西靡；蓋山之泉，聞弦歌而赴節。但懸劍空壠，有恨如何！』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。孝標的自序，更是直抒胸懷，催人泪下：

余自比馮敬通，而有同之者三，異之者四。何則？敬通雄才冠世，志剛金石；余雖不及之，而節亮慷慨，此一同也。敬通值中興明君，而終不試用；余逢命世英主，亦擯斥當年，此二同也。敬通有忌妻，至於身操井臼；余有悍室，亦令家道轉軻，此三同也。敬通當更始之世，手握兵符，躍馬食肉；余自少迄長，戚戚無歡，此

一異也。敬通有一子仲文，官成名立；余禍同伯道，永無血胤，此二異也。敬通膂力方剛，老而益壯；余有犬馬之疾，溘死無時，此三異也。敬通雖芝殘蕙焚，終填溝壑，而為名賢所慕，其風流郁烈芬芳，久而彌盛；余聲塵寂寞，世不吾知，魂魄一去，將同秋草，此四異也。

滿腹牢騷，躍然紙上。三同四異之比，引起後世多少失意之士的強烈共鳴。唐劉知幾作史通，其自敘比於揚子雲者有四。清汪中作自序（述學補遺），比之孝標，有四同五異。江藩作漢學師承記述及汪中，又以自己相比：

嗟乎！劉子之遇，酷於敬通；容甫之阨，甚於孝標。以藩試之，豈知九淵之下，尚有重泉，食茶之甘，勝於嘗膽者哉！

於此，可見孝標自序對後世的巨大影響。廣絕交論結尾，作者憤世嫉俗之情更是達到了頂點：

嗚呼！世路險巖，一至於此，太行孟門，豈云嶮絕！是以耿介之士，疾其若斯，



裂裳裹足，棄之長蘆。獨立高山之頂，歡與麋鹿同群，噉噉然絕其霧濁，誠恥之也，誠畏之也！

在『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積案盈箱，唯是風雲之狀』（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）的齊梁文苑之中，孝標的駢文，如盛開的芙蓉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。

### 三

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書，乃一輯錄本。各篇出處及用以比勘之本各不相同，分別於各篇頭條注文中標明，此不一一臚列。書名從隋志所著錄的劉孝標集，而附以『校注』二字。文體分類及排列次第，略仿文選。仿漢唐人注書舊例，融校注爲一體，一條之中，注文在前，校語在後。採自文選之三篇，酌採李善舊注而注明之，其餘均另行新注。

本書附錄內容有三，孝標有世說新語注及陸機五十首演連珠注，前者別爲一書，不